

【现代文学精品集】

# 蒋光慈

文学精品选

蒋光慈◎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现代文学精品集】

蒋光慈◎著  
文学精品选

蒋光慈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光慈文学精品选 / 蒋光慈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143-6411-8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2654号

---

著 者 蒋光慈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版次印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43-6411-8  
定 价 45.00元

---

## 蒋光慈简介

蒋光慈（1901～1931）原名蒋如恒，又名蒋光赤、蒋侠生，字号侠僧，安徽霍邱人。1917年，蒋光慈进入芜湖省立五中学习，受早期革命者高语罕、刘希平等教师的启迪，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思想。

但是，蒋光慈在读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的苏联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后，又产生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与许多同学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编印社刊《自由之花》，抨击军阀统治，鼓吹无政府主义。他还积极领导芜湖地区学生运动，任芜湖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1920年，蒋光慈去上海，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首批学员，结识了陈独秀、陈望道等早期革命家，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被派赴苏联学习。他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两次见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1924年1月列宁病逝时，他专门写下了《哭列宁》的诗和散文，并在《新青年》发表《列宁年谱》，是较早宣传列宁著作的人。

1924年夏天，蒋光慈回国，任教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倡导革命文学，先后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文章。1925年冬，他写了一首歌颂五卅时期烈士的悼歌《在黑夜里——致刘华同志之灵》，歌颂工人运动领导人，控诉反动派暴行。1928年初，他

与后来成为著名文学理论家阿英等人组织了“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拓荒者》等杂志。

1925年，蒋光慈出版了描述贫苦农民少年经过曲折道路参加革命的《少年飘泊者》等中长篇小说，发表了革命文学的新诗《新梦》和谴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赞颂革命人民的《哀中国》。1927年春，他完成了反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纪实小说《短裤党》，1930年11月发表了描述贫苦农民开展斗争的《咆哮了的土地》，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928年，蒋光慈与孟超、钱杏邨等著名人士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刊》《新流月报》《拓荒者》等文学刊物。他任《太阳月刊》主编，并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曾引起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由于他的作品大都展现现实社会的重大群众斗争，屡遭反动当局查禁，本人也被政府通缉。

1929年4月，蒋光慈出版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因书中流露出同情白俄贵族妇女，渲染不健康的情绪，曾受到左翼文艺界的尖锐批评。

1929年8月，蒋光慈因患肺结核赴日本休养。在日本，他组织了太阳社东京支部，与日本左翼作家藏原惟人等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问题。同年11月回到上海，协助田汉开展进步戏剧活动。1930年，他当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委员，负责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

1930年11月，蒋光慈的小说《咆哮的土地》脱稿。作品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他最成熟的一部作品。这是他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在艺术成就上屡遭蔑视与非难之后，却在文学史上获得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正当人们对他的前途充满乐观估计时，《咆哮的土地》却遭到查封。

蒋光慈的作品被查禁后，生活变得日益拮据起来。他不仅患有肺病，在医院里，还查出了肠结核。在当时，肠结核是一种绝症。1931年蒋光慈因病逝世，后被安徽省追认为革命烈士。

# 目录

## 诗歌

- 002      自题小照
- 006      小诗
- 009      我应当归去
- 013      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
- 015      我们所爱者一定在那里
- 017      哭列宁
- 021      红笑
- 023      新梦
- 031      莫斯科吟
- 034      过年
- 037      无穷的路
- 039      西来意
- 042      每回搔首东望
- 043      我的心灵
- 046      柳絮

- 048 倘若你是聪明的  
049 怀拜轮  
052 梦中的疑境  
054 昨夜里梦入天国  
056 听鞑靼女儿唱歌  
058 小诗  
060 月夜的一瞬  
062 与安娜  
065 海上秋风歌  
066 我本是一朵孤云  
068 诗人的愿望  
069 与一个理想的她  
072 单恋之烦恼  
074 余痛  
078 北京  
080 牯岭遗恨  
084 写给母亲  
091 给——  
094 怀都娘  
097 《鸭绿江上》自序诗  
099 乡情  
104 哀中国  
107 朋友

## 小说

- 110 丽莎的哀怨  
179 少年飘泊者  
234 弟兄夜话  
249 鸭绿江上

◎

诗

歌

蒋光慈

文学精品选

## 自题小照

是我，  
非我；  
非我，  
是我；  
且把这一副  
不像他，  
不像你的形容，  
当做真我。

廿一年来，  
哭也哭了许多，  
笑也笑了许多，  
对花月流热泪  
登高山放悲歌，  
浪漫的心情纠缠着

浪漫的生活，  
昏沉沉地浪漫过。  
尽管消瘦，  
尽管折磨，  
到如今这一副形容  
终究不是他，  
不是你，  
还是我。

赤城中——  
听惯了风雨声；  
红旗下——  
常作了自由行；  
行，行，行……  
西来一游，  
探得着许多资料，  
充满了诗人的心境。  
往日的悲哀，  
今变成了荣幸；  
蒙蒙的黄昏，  
已放了光明。  
西望西欧——  
大西洋的波浪奔腾；  
东观东亚——  
太平洋的红日东升。  
啊！我登着乌拉高峰，  
狂歌革命！

啊！跑入那茫茫的群众里！  
诅咒那贫暴的、作恶的，  
歌咏那痛苦的劳动兄弟：  
世界的将来属于  
那可怜的饥民，卑贱的奴隶，  
人类的光荣，除了他们，  
还有谁个能够创造呢？  
倘若我的泪不尽量地为他们流，  
倘若我的诗不尽量地为他们歌，  
这是我的不幸——  
诗人的羞耻！  
那么，这个真我，  
又有谁个认识呢？  
只合抛入千丈深渊，  
万山窟里！

从那群众的波涛中，  
才能涌现出来一个真我。  
飞跃啊！  
鼓荡啊！  
追随那滚滚茫茫，  
细听那奔腾音乐；  
这心弦的滴滴娇弹——  
软响芳声  
同那万丈波涛——轰——冬——相和。  
啊！这是人生之曲，  
宇宙之歌！

前进罢！——红光遍地，  
后顾啊！——绝壁重重。  
革命的诗人，  
人类的歌童，  
我啊！  
我啊！  
抛去过去的骸骨，  
爱恋将来的美容。

10月18日

## 小诗

—

我所恐怕的莫过于隐约我面前的黑影，  
它是不可捉摸得，  
却有时刺痛我的心灵。

—

在某一瞬间，  
伤心的事情虽然是没有，  
而伤心的泪如江水也似的流。

—

论起战斗的勇敢来，  
我把自身战胜了，  
我总算是一个英雄了。

四

就使上帝是真有的，  
我也不愿顺服他，  
他除了痛苦还能给我什么呢？

五

当我想起群众的痛苦时，  
我不觉把自己的痛苦忘却了，  
但是同时我的痛苦又加了十倍。

六

我有时真沉闷于人生的深黑！  
但我不相信深黑是无底的，——  
永无光明的一日。

七

朋友们啊！  
我愿意很痛苦地忍受，  
倘若我的忍受能给群众以利益。

八

固然在现在的世界上，  
有些不自然的笑和不自然的哭，

但是，朋友，这并不都是绝望的。

九

有时因疲倦而回顾，  
似觉过去的花木会有过无限的香蜜，  
但是，朋友，这香蜜总是过去的。

十

倘若你留恋过去的美丽，  
你就可以算是白痴了：  
时间的急流怎能倒转呢？

十一

我抱着活泼的联续的希望，  
踏着污秽的现在，  
望那光荣美丽的将来。

十二

我已卷入澎湃的浪中，  
我就变成一个浪儿  
无边无际地狂涌。

2月25日

# 我应当归去

来的时候是炎热的夏天  
转瞬间不觉已是初冬了。  
在此邦匆匆地住了三月，  
我饱尝了岛国的情调……

岛国的景物随着季候而变更了。  
说起来东京的风光实在比上海好。  
但是我，我不知为什么，  
一颗心总是系在那祖国的天郊。

那里，也许没有谁向我展着微笑  
那里，也许给我的只有烦恼，  
反不如在这生疏的异国里，  
我可以有着相当的自由而逍遙。

但是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的命运已经把我的行踪注定了。  
我应当归去，我应当归去，  
虽然我的祖国是那般地不好……

曾经起过这般的心意：  
我为什么不常在异国流浪呢？……  
但是现在我感觉我是怎样地  
不能，不能和祖国相隔离！

纵然那里虎狼相奔驰，  
纵然那里黑暗得如同地狱，  
我总是深深地相信着，  
光明的神终有降临的一日。

自然，我不是 nationalist，  
我所信仰的是国际统一：  
日本的工人，中国的工人……  
他们对于我统统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血液究竟是中国的血液，  
我的言语也究竟是中国的言语，  
如果我这个说着中国话的诗人，  
不为着中国，而为着谁个去歌吟呢？

我深深地深深地知道，  
我所服务的或者对我讪笑，